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

總理安葬紀念宣傳叢刊之九

國都南京的認識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

總 理 遺 像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同 志 仍 須 努 力

總 理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國都南京的認識目錄

頁數

一 國都南京的認識

- (一) 總理的遺志……………一
- (二) 歷史的觀察……………三
- (三) 地理的觀察……………五
- (四) 政治的觀察……………一五
- (五) 結論……………二五

二 附錄

- (一) 龔德柏著：駁白眉初君「國都問題」……………二七
- (二) 張其昀著：中國之國都問題……………五七
- (三) 張其昀著：首都_在國防上價值……………七五
- (四) 仲 揆著：國防與北防……………八三

國都南京的認識

目錄

國都南京的認識

一 國都的認識

(一) 總理的遺志

先總理中山先生抱一生之精誠，致力於國民革命，故能孕育本黨，以爲中國國民革命的實力，担負拯救中華民族的使命。本黨同志深受總理偉大人格的感召與偉大思想的照示，數十年來之奮鬥，猶如一日。總理逝世以後，本黨同志，革命的勇氣，秉此對於總理遺教之信心，益爲奮發。所以二三年，革命勢力，突飛猛進，所向無敵。積數十年之經驗，深知本黨領導革命過程中的順逆成敗，莫不基於一般同志對於總理遺教之態度。一般同志對於總理遺教之忠實處，即爲本黨革命工作順利或成功的前因；一般同志對於總理遺教有意或無意之違背處，莫不暗示或產生本黨革命程中停滯與失敗的結果。所以我們要減短國民革命的過程與保證國民革命的最後勝利，不得不時時刻刻

恪守 總理的遺教。關於國家政治中樞的國都地點，在革命勝利後，即成一重大問題。本黨於此，回察 總理就臨時大總統於南京的遺念，與死葬南京紫金山的遺囑，并考南京與國民革命的淵源，與夫此後對於革命建設的影響，於是就毫不遲疑的決議定都南京，改北京爲北平，宣告中外。凡是革命的或同情於革命的民衆，莫不體諒斯旨，異口同聲。奈外有帝國主義者的造謠，內有頑固或別有用心者的紛議，遂使中央遵守 總理遺志建都南京的意思，尙難得全體國民之瞭澈。際茲奉安 總理在邇之時，誠恐愚妄之流，發爲荒誕之論，淆亂哀思，影響大典，爰輯斯編，以釋羣疑。

查年來國內學者關於國都問題的論著，據徵集所得，約有六七篇。其懷疑中央建都南京而主張遷都北京者，計有二篇：

(1) 白眉初著：國都問題 (國聞週報五卷二十五期。)

(2) 葉叔衡著：國都問題 (國聞週報五卷廿九期。)

見解既有偏執，立論遂多失當。其擁護中央建都南京之主張，或并駁斥異議者，計

有四篇：

(1) 龔德柏著：

駁白眉初君國都問題

(國聞週報五卷卅一，卅二期及新生命一

卷十號。)

(2) 張其昀著：

中國之國都問題

(東方雜誌廿四卷九號。)

(3) 張其昀著：

首都之國防上價值

(地理雜誌一卷二期及十七年八月上海時事

新報時論欄。)

(4) 仲揆著：

國防與北防

(現代評論八卷一百九十二期)

立論雖詳簡瑕瑜互見，但大體皆甚允當。前者爲本編糾正的對象，其文不錄；後者爲本編宣傳的內容，彙而刊之。茲更爲使閱者對於國都南京意識明瞭并觀念正確起見，特揭櫫重要之點三，分述於本段之後：

(二) 歷史的觀察

歷史是人類已往生活的記錄。已往生活的記錄，固可作人類今後生活前進的參攷。

但不可作人類生活前進的軌道。因為革命的，有價值的人類生活，是要控制運命，不是要服從運命；是要創造歷史，不是要因襲歷史。自然的運命和已往的歷史，只可影響人類生活的一部，而不能束縛人類生活的全體。世界民族愈能做歷史上空前的事蹟的，愈能適於生存。白眉初君縷舉數千年歷史的往事，斷定以北平爲國都，則經久安而固，以南京爲國都則短促偏而危。其筆力雖雄厚，其論據實薄弱。龔德柏君駁辦之文，針鋒相對，語多中肯。若更依上述革命的，有價值的人類生活必控制運命，創造歷史的觀念以言，則一切奴依歷史拘囿陳說之言論，不攻自破了。再就歷史上看，漢族在魏晉而後，北方民族，壓迫日甚，即爲表示漢族力量的衰落。五胡而後，蒙元繼興，漢族力量，在摧殘蹂躪之餘，漸有進步；所以朱明起兵江淮，即能傾覆威鎮歐亞的蒙元，而奠都金陵。及滿清入關，漢族重罹災禍，在二百餘年之後，民族力量，始漸發揚光大，破歷史的成例，起革命於南方。發軔於洪秀全太平軍之役，完成於本黨總理領導之革命運動。倘依白君所認定歷史上居高臨下以北制南的成例，則國民革命軍當無必勝之望。所以民

族的盛衰存亡，實根於民族精神和力量的消長高下，中外史乘，班班可攷。更由近代史觀之，北平實爲近世中華民族衰落的場所，亦可謂反革命勢力的巢穴；南京實爲近世中華民族復興的紀念地，亦可稱爲革命的國都。吾人爲欲維持此民族精神於不墜，以爲撲滅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之相互爲虐計，則以南京爲國都，適足以完成此重大的使命。

(三) 地理的觀察

地理是人類生活的根據，但人類的生活——尤其是革命者的生活，是控制地理，不是依賴地理。控制地理，則地理之所有，多半成爲人類生活的資料；依賴地理，則地理之所，多半成爲人類生活的障礙。同是自然界之物，可以爲禍患，可以爲福利，專視人類之努力奮鬥而已。一部人類進化史，不過人類同地理自然界的鬭爭史而已。所以革命的，有價值的，進步的人類生活，總是勉力控制自然，不是甘心服從自然；總是勉力征服地理，不是降服地理。白眉初君所云：

「……然則宜於國都之地勢，有何原則否？曰有之，凡三：

(1) 應依據巖固形勢，而躲避四戰之地。

(2) 應位於海疆上游，而具指揮全海之形。

(3) 應奠於全國上游，而有控制八方之概。

何言乎國都宜據巖固之形勢也？國都對於全國爲首部，亦爲根部。根本動斯枝幹衰，頭腦亂則手足失措。京都震撼，全國顛危，此不易之理也。故定國都，必在巖固形勢之下者，所以立萬世不拔之基也。何言乎國都應位於海疆上游也？世界競爭之點，今已在於海洋，故國都不宜藏於內陸，而宜位於海濱。然不據海濱優勝地位，仍不足號召全海，而發揚國威，此今日國都，所以位於海疆上游也。何言乎國都應奠於全國上游也？首部冠全身，中央政府冠全國，若不覆冒乎高頂之上，則百體不隨意，萬方不應命。唯方向居上游，斯具俯視一切之概。地勢居上游，斯表高屋建瓴之觀。交通居上游，斯有六轡在手之樂。夫然後中央政府，統一全國之能力，始得以縱橫行使而無礙。……」

口君本此三大原則，以批判北平與南京之價值，其認重自然的形勢，輕視人類偉大的力量，竟至於此！考近代國家或民族之生存，多賴於國家或民族之實力，自然的地勢，所資倚恃者殊少。如謂優良地勢的國都爲國家之根本，勿甯謂雄厚的民族力量爲國家之根本。如謂國都應位於海疆上游，以號召全海，勿甯謂國家應有雄厚的海軍，以保障國家之獨立自由。如謂中央應設高頂之上，具俯視一切之概，勿甯謂中央建築於民意基礎之上，具統率全國之能。倘國猶是也，民猶是也，政治經濟文化甘於落伍，不求進取，雖有如何優良的形勢，也斷斷不能生存於現代的世界。準此以論，已足見白君昧於建國的時代觀念，徒拾陳腐言論以自豪，遂陷於絕大的謬妄。此三大原則既已不復適於今日；且欲據此以較衡南京與北平，尤覺其愛憎好惡之見深，科學理論之根據弱，亦已由龔君逐條批駁，白君又云：

『就中西歷史民族武力上觀之，大抵皆北勝於南，成爲慣例。如中國史，除元清兩代外，殆無一世，不受北族之擾。匈奴，柔然，突厥，蒙古，三尺童子，莫不知

之。秦起長城，漢重和親，三國統一於晉，晉避五胡而南遷，南遷被逼於北，卒統一於隋唐。唐代突厥，入居畿甸，而嫁公主於吐蕃。安祿山起兵盧龍，唐幾滅亡，而藩鎮之雄，獨讓河北。五代俯首事遼，既割燕雲，又創兒皇帝孫皇帝之醜號。而宋，遼，金，元之興亡，皆由北而南，盡出一轍。西洋歷史，埃及，希臘，馬其頓，羅馬，日耳曼，互相遞嬗，南歐北興，歷歷可數。故歷史慣例，民族武力，北勝於南。凡治史者，皆承認之。比其故果安在哉？要以氣候之影響爲主因。

氣候者，人類之親切世界也。一種氣候之下，其民族之體力精神，隨之變異，歷歷不爽。大抵氣候寒冷之地，空氣乾燥，人身之血脈團聚，皮膚纖維緊束，則其體力必壯；物產少而生計艱，終日從事勞動奔走，其體力益健。氣候溫暖之地，水分豐富，人身之血脈浮動，皮膚纖維鬆懈，則其體力必弱；物產饒而生計裕，終日優游俯仰，出則乘舟，其體力益柔。故沙漠之民剽悍，山地之民堅強，大陸

之民剛健，水國之民柔弱。要之，皆氣候之所賜也。故氣候寒地之民強氣候熱，地之民弱，此即北勝於南之主因，無論何人皆承認之者也。今環擁北京之民族，西則秦隴，南則燕趙，東北則滿蒙，東南則徐淮。此等民族，受氣候之影響，而北京據乎其中，誠具雄武之氣象者也。

職是之故，今世強國之都城，皆萃於北緯四十度南北，或在北緯五六十度之間。其意云何？蓋北緯三十四度以南，尙屬亞熱帶，三十四度至四十五度間爲溫帶。四十五度至五十八度之間爲冷帶，五十八度至六十六度之間爲亞寒帶。今世強國都城，皆萃處於溫冷帶，亞寒帶之間。蓋居氣候寒冷之地，則民族強而精神健，一國首都之所資賴也。此即北強南弱之主因也。茲列舉今世強國都城所佔緯度如下：

華盛頓

北緯三十八度三十二分

倫敦

北緯五十一度二十五分

柏林 北緯五十二度三十四分

巴黎 北緯四十八度五十三分

羅馬 北緯四十一度五十五分

莫斯科 北緯五十五度五十分

東京 北緯三十五度四十六分

北京 北緯四十度

右舉世界八大都城，最北者超過五十五度，最南者亦在三十五度以北。自北向南

計之，北京居第五位；自南向北計之，北京居第三位。……』

所述氣候影響於人生之事實，吾人誠不能不相當承認。（在仲揆君國防與北防一文

，可以參證。）若龔德柏君與張其昀君所論，對於此點，確有忽略或迴避之嫌疑，茲不

得不申其旨。前文已略述人類能力的限度。在繼續與自然奮鬥的過程中，的確仍不能脫離自然支配的勢力。積極上既無法克服，消極上就不得不有相當的禦防，以充實奮鬥的力

量。所以一個民族能得到獨立發展，不僅在乎有容易克服的地理環境，（即天惠之優越）使文風之繁茂。尤在於有堅忍剛毅忠樸耐苦之民族氣質，以克服艱難之地理環境。

總理所說：『要恢復民族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精神。』實不僅在發展民族之才智，尤在於培養民族豪邁剛毅偉大之氣質。才智固是革命成功的條件，但同時也是計較，畏縮，反革命的原因。犧牲奮鬥，方為偉大民族性的表現，國家建設的基礎。優越的地理環境，雖為產生文化之所，但不易產生能犧牲的民族性。不良的地理環境，雖文化較難發展，但易養成奮鬥的民族性。換言之，前者利於產生民族的文化，後者可以產生民族的武力。民族的文化與民族的武力，非互助不能共存，戴季陶先生曾論此旨云：

「……我們所最要曉得的，就是近代一百年來中國的革命運動，在中國的歷史上，是開從古未有的先例。由開國以至於元末，幾千年當中，中國民族的移動，都是由北而南，而民族力的中心，都是在北方。只有明朝，是崛起於長江的下游，直向北方進攻，驅逐了蒙古朝廷，恢復中國民族的統治力。然而西江流域，從來沒

有發生過統一中國的力量。只有從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革命起，忽然由中國極南的廣東地方發生了一個革命建國的主力。總理所領導的三民主義革命運動，從種種歷史上的原因研究，都可以曉得的確確是繼承太平天國的運動而起的。我研究中國的歷史，從民族文化的中心，分爲三個時代：第一個時代，是黃河流域時代。第二個時代，是長江流域時代，第三個時代，是珠江流域時代。再從產業上看：黃河的文化，是以農業爲主力而建築起來的。長江的文化是以工商業爲主力建築起來的。珠江流域的文化，是吸收現代歐洲的工業文明，以產業革命爲目的而前進的。從統治力的形成來說：黃河流域的文化，是進取的，創造的，生產的，征服的。長江流域的文化，是退守的，享樂的，消費的，被征服的。珠江流域在進行中的文化運動，是很明白地，繼承黃河流域的建國精神，只是在天候地理上，受了多少的限制，文化的實際力量依舊很小。今後的運動，我想是南北兩個創造能力結合，以長江爲調和中樞，而建設統一文化的時代。政治和軍事的能力。

，長江或者不如南北兩流域，然而由天候地理自然恩惠所培養出的長江的社會和
能力，的確是駕乎南北兩流域的。至於遠的將來，我想中華民族在建設世界的文
化上，最富於偉大而深沉的能力的，依舊是北方民族。在生物學的原則上，一個
種族的進化，常常要有比較身體強健戰鬥力豐富，而文化程度和系統不同的異民
族混血然後才能發生新的力量。當一個民族大混合的時候，或者他的文化，會沉
衰幾百年。但是這個沉衰，不是頹廢而是發育的暫時休止。長期沉寂，反足以引
起後來的特殊發展。歐洲盎格魯薩克遜和日耳曼民族的勃興，東方日本民族的發
展，却是很明顯的先例。

我們更要明白一個原則，就是一個民族的發展，必定是要從很大的戰鬥當中
得來，一個繁富的文化，他的前期，必定是很悲壯而激烈的戰史。自古到今，
自中國到外國，只要是人類，決沒有不靠戰爭而能發展的。試看現代所有一切文
明，那一樣不是由戰爭發展而來，人類最先發明的工具，就是戰鬥用的武器。最